

蒙田随笔全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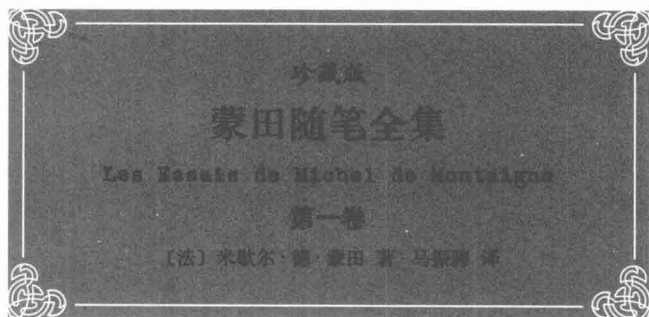
Les Essais de Michel de Montaigne

第一卷

[法] 米歇尔·德·蒙田 著 马振骋 译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

译序

“投入智慧女神的怀抱”

马振骋

米歇尔·德·蒙田(一五三三至一五九二),生于法国南部佩里戈尔地区的蒙田城堡。父亲是继承了丰厚家产的商人,有贵族头衔,他从意大利带回一名不会说法语的德国教师,让米歇尔三岁尚未学法语以前先向他学拉丁语作为启蒙教育。

不久,父亲被任命为波尔多市副市长,全家迁往该市。一五四四至一五五六年,父亲当波尔多市长,成为社会人物,得到大主教批准,把原本朴实无华的蒙田城堡改建得富丽堂皇,还添了一座塔楼。

一五四八年,波尔多市民暴动,遭德·蒙莫朗西公爵残酷镇压。由于时局混乱,蒙田到图卢兹进大学学习法律,年二十一岁,在佩里格一家法院任推事。一五五七年后在波尔多各级法院工作。一五六二年在巴黎最高法院宣誓效忠天主教,其后还曾两度担任波尔多市市长。

蒙田曾在一五五九至一五六一年间,两次晋谒巴黎王宫,还陪同亨利二世国王巡视巴黎和巴勒拉克。住过一年半后回波尔多,世人猜测蒙田在期间欲实现其政治抱负,但未能如愿。

一五六五年,与德·拉·夏塞涅小姐结婚,婚后生了六个孩子,只有一个幸存下来,其余俱夭折。一五六八年,父亲过世,经过遗产分割,蒙田成了蒙田庄园的领主。一五七一年,才三十八岁即开始过起了退隐读书生活,回到蒙田城堡,希望“投入智慧女神的怀抱,在平安宁静中度过有生之年”。

那时候,宗教改革运动正在欧洲许多国家如火如荼地进行,法国胡格诺派与天主教派内战更是从一五六二年打到了一五九八年,亨利

四世改宗天主教,颁布南特敕令,宽容胡格诺派,战事才告平息。蒙田只是回避了烦杂的家常事务,实际上风声雨声读书声,声声都听在耳里。他博览群书,反省、自思、内观,那时旧教徒以上帝的名义、以不同宗派为由任意杀戮对方,谁都高唱自己的信仰是唯一的真理,蒙田对这一切冷眼旁观,却提出令人深思的隽言:“我知道什么?”

他认为一切主义与主张都是建立在个人偏见与信仰上的,这些知识都只是片面的,只有返回到自然中才能恢复事物的真理,有时不是人的理智能够达到的。“我们不能肯定知道了什么,我们只能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,其中包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”。

从一五七二年起,蒙田在阅读与生活中随时写下许多心得体会,他把自己的文章称为 Essai。这词在蒙田使用以前只是“试验”、“试图”等意思,例如试验性能、试尝食品。他使用 Essai 只是一种谦称,不妄图以自己的看法与观点作为定论,只是试论。他可以夹叙夹议,信马由缰,后来倒成了一种文体,对培根、兰姆、卢梭(虽然表面不承认)都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在我国则把 Essai 一词译为“随笔”。

这是一部从一五七二至一五九二年逝世为止,真正历时二十年写成的大部头著作,也是蒙田除了他逝世一百八十二年后出版的《意大利游记》以外的唯一作品。

从《随笔》各篇文章的写作时序来看,蒙田最初立志要写,但是要写什么和如何写,并不成竹在胸。最初的篇章约写于一五七二至一五七四年,篇幅简短,编录一些古代轶事,掺入几句个人感想与评论。对某些萦绕心头的主题,如死亡、痛苦、孤独与人性无常等题材,掺入较多的个人意见。

随着写作深入,章节内容也更多,结构也更松散,在表述上也更具有个人色彩和执著,以致在第二卷中间写出了最长也最著名的《雷蒙·塞邦赞》,把他的怀疑主义阐述得淋漓尽致。这篇文章约写于一

五七六年,此后蒙田《随笔》的中心议题明显偏重自我描述。

一五八〇年,《随笔》第一、二卷在波尔多出版。蒙田在六月外出旅游和疗养,经过巴黎,把这部书呈献给亨利三世国王。他对国王的赞扬致谢说:“陛下,既然我的书王上读了高兴,这也是臣子的本分,这里面说的无非是我的生平与行为而已。”

蒙田在意大利畅游一年半后,回到蒙田城堡塔楼改建成的书房里,还是一边继续往下写他的《随笔》,一边不断修改;一边出版,一边重订,从容不迫,生前好像没有意思真正要把它做成一部完成的作品。

他说到理智的局限性、宗教中的神性与人性、艺术对精神的疗治作用、儿童教育、迷信占卜活动、书籍阅读、战马与盔甲的利用、异邦风俗的差异……总之,生活遇到引起他思维活动的大事与小事,从简单的个人起居到事关黎民的治国大略,蒙田无不把他们形诸于笔墨。友谊、社交、孤独、自由,尤其是死亡等主题,还在几个章节内反复提及,有时谈得还不完全一样,有点矛盾也不在乎,因为正如他说的,人的行为时常变化无常。他强调的“真”还是划一不变。既然人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想法与反应,表现在同一个人身上,这些不同人依然是正常的“真”性情。

蒙田以个人为起点,写到时代,写到人的本性与共性。他深信谈论自己,包含外界的认识、文化的吸收和自我的享受,可以建立普遍的精神法则,因为他认为每个人自身含有人类处境的全部形态。他用一种内省法来描述自己、评价自己,也以自己的经验来对证古代哲人的思想与言论;可是他也承认这样做的难度极高,因为判定者与被判定者处于不断变动与摇摆中。

这种分析使他看出想象力的弊端与理性的虚妄,都会妨碍人去寻找真理与公正。蒙田的伦理思想不是来自宗教信仰,而是古希腊这种温和的怀疑主义。他把自己作为例子,不是作为导师,认为认识自

己、控制自己、保持内心自由,通过独立判断与情欲节制,人明智地实现自己的本质,那时才会使自己成为“伟大光荣的杰作”。

文艺复兴以前,在经院哲学一统天下的欧洲,人在神的面前一味自责、自贬、自抑。文艺复兴时期,人文主义思想抬头,人发现了自己的价值、尊严与个性,把人看作是天地之精华,万物之灵秀。蒙田身处长年战乱的时代,同样从人文主义出发,更多指出人与生俱来的弱点与缺陷,要人看清自己是什么,然后才能正确对待自己、他人与自然,才能活得自在与惬意。

法国古典散文有三大大家:拉伯雷、加尔文与蒙田。拉伯雷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智慧的代表人物,博学傲世,对不合理的社会冷嘲热讽,以《巨人传》而成不朽。加尔文是法国宗教改革先驱。当时教会指导世俗,教会不健全则一切不健全,他认为要改革必先改革宗教。他的《基督教制度》先以拉丁语出版,后译成法语,既是宗教也是文学方面名著。蒙田的《随笔》则是法国第一部用法语书写的哲理散文。行文旁征博引,非常自在,损害词义时决不追求词藻华丽,认为平铺直叙胜过转弯抹角。对日常生活、传统习俗、人生哲学、历史教训等无所不谈,偶尔还会文不对题。他不说自己多么懂,而强调自己多么不懂,在这“不懂”里面包含了许多真知灼见。不少观点令人叹服其前瞻性,其中关于“教育”、“荣誉”、“对待自然与生活的态度”、“姓名”、“预言”的观点更可令今人听了汗颜。

城堡领主,两任波尔多市市长,说拉丁语的古典哲理散文家,听到这么一个人,千万别以为是个道貌岸然的老夫子。蒙田在生活与文章中幽默俏皮。他说人生来有一个脑袋、一颗心和一个生殖器官,各司其职。人历来对脑袋与心谈得很多,对器官总是欲说还休。蒙田所处的时代,相当于中国明朝万历年间,对妇女的限制也并不比明朝稍松,他在《随笔》里不忌讳谈两性问题,而且谈得很透彻,完全是个性情

中人。当然这位老先生不会以开放前卫的名义教人红杏出墙或者偷香窃玉。他只是说性趣实在是上帝恶作剧的礼物,人人都有份,也都爱好。在这方面,没有精神美毫不减少声色,没有肉体美则味同嚼蜡。只是人生来又有一种潜在的病,那就是嫉妒。情欲有时像野兽不受控制,遇到这类事又产生尴尬的后果,不必过于死心眼儿,他说历史上的大人物,如“卢库卢斯、恺撒、庞培、安东尼、加图和其他一些英雄好汉都戴过绿帽子,听到这件事并不非得拼个你死我活”。这帖蒙氏古方心灵鸡汤,喝下去虽不能保证除根有效,也至少让人发笑,有益健康,化解心结。

蒙田说:“我不是哲学家。”他的这句话与他的另一句话:“我知道什么?”,当然都不能让人从字面价值来理解。

记得法国诗人瓦莱里说过这句俏皮话:“一切哲学都可以归纳为辛辛苦苦在寻找大家自然会知道的东西。”用另一句话来说,确实有些哲学家总是把很自然可以理解的事说得复杂难懂。

蒙田的大半后生是在胡格诺战争时期度过的。他在混沌乱世中指出人是这样的人,人生是这样的人生。人有七情六欲,必然有生老病死。人世中有险峻绝壁,也有绿野仙境。更明白昨天是今日的过去,明天是此时的延续。“光明正大地享受自己的存在,这是神圣一般的绝对完美”。“最美丽的人生是以平凡的人性作为楷模,有条有理,不求奇迹,不思荒诞”。

蒙田文章语调平易近人,讲理深入浅出,使用的语言在当时也通俗易懂。有人很恰当地称为“大众哲学”。他不教训人,他只说人是怎么样的,找出快乐的方法过日子,这让更多的普通人直接获得更为实用的教益。

早在十九世纪初,已经有人说蒙田是当代哲学家。直至最近进入了二十一世纪,法国知识分子谈起蒙田,还亲切地称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贤人,仿佛在校园里随时可以遇见他似的。

蒙田的《随笔》全集共三卷，一百零七章。法国伽利玛出版社收在《七星文库》的《蒙田全集》，内收《随笔》部分共一千零八十九页，全集另一部分是《意大利游记》。这次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《蒙田随笔全集》就是根据伽利玛出版社《蒙田全集》一九六二年版本译出的。

《随笔》中有许多引语，原书中都不注明出处，出处都是以后的编者所加。蒙田的用意在《随笔》第二卷第十一章《论书籍》中说得很清楚：

因为，有时由于拙于辞令，有时由于思想不清，我无法适当表达意思时就援引了其他人的话。……鉴于要把这些说理与观念用于自己的文章内，跟我的说理与观念交织一起。我偶尔有意隐去被引用作者的名字，目的是要那些动辄训人的批评家不要太鲁莽，他们见到文章，特别是那些在世的年轻作家的文章就攻击，他们像个庸人招来众人的非议，也同样像个庸人要去驳斥别人的观念和想法。我要他们错把普鲁塔克当作我来嘲笑，骂我骂到了塞涅卡身上而丢人现眼。

此外，引语绝大多数为拉丁语，小部分为希腊语、意大利语和法语。非法语部分后皆由法国编者增添法语注解。本集根据法语注解译出。

注释绝大部分是原有的，很少几个是参照唐纳德·弗拉姆(Donald Frame)的英译本《蒙田随笔全集》、迈克尔·斯克里奇(Michael Screech)的《随笔全集》中的注释。注释浅显扼要，以读懂原文为原则。

《随笔全集》中的历史人物译名，基本都以上海辞书出版社《世界历史词典》的译名为准，少数在词典内查不到的，则以一般规则而译，决不任意杜撰。

《随笔》的文章原来段落很长，这是古代文章的特点，就像我国的章

回小说也是如此。为了便于现代人的阅读习惯,把大段落分为小段落,在形式上稍为变得轻巧一点,至于内容与语句决不敢任意点烦和删节。

此外,原著目录中各章后面只是一个题目,译本中每章题目下尚有取自正文的几句话,作为便于阅读、突出重点而加的导语。

1533 2月18日米歇尔·德·蒙田诞生于法国南部佩里戈尔地区距卡蒂翁镇四公里的蒙田城堡，他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，送至邻村抚养。父亲皮埃尔·埃康是个继承了丰厚家财的商人。

1535 父亲爱好新奇事物，从意大利带回一个不懂法语的德国人，专门给他的三岁儿子进行拉丁语教育。

1536 父亲被任命为波尔多市副市长。

1539 或 1540 进入居耶纳中学。那是法国最好的中学之一，在那里学了七年，得到不少历史知识，欣赏拉丁诗歌，学了肤浅的希腊语。日后蒙田抱怨学校死背书本的教学法。

1544—1556 父亲任波尔多市市长。

1546 蒙田可能在艺术学院听哲学，听过由尼古拉·德·格鲁奇讲授的辩证法。

1548 波尔多发生暴动，遭到德·蒙莫朗西公爵的残酷镇压。波尔多市失去一切特权，包括自选市长的权利，亨利二世决定把原为终身职的波尔多市长一职改为两年一任。

1549 或许由于时局骚乱和波尔多大学法学教育缺失，蒙田被父亲送至图卢兹，进著名的图卢兹大学学习法律。

1554 亨利二世在佩里格建立间接税最高法院。蒙田年二十一岁，被任命为推事。三年后这家法院又撤销，推事被分派到波尔多法院工作。同年，依然当波尔多的市长的父亲成为受人重视的社会人物，得到大主教的批准，建造塔楼，把原来朴实无华的蒙田城堡修建一新，颇为富丽堂皇。

1554—1556 皮埃尔·埃康任波尔多市市长，时局艰难。据蒙田说，他履行职务付出了心血与钱财。又据让·达那尔的《年表》，“市长大人为了城市的事务还要北上巴黎，给他送去了二十桶葡萄酒，让他到了那座城市打点那些好意的贵族老爷”。蒙田就是在这时，随了父亲和这些桶酒第一次去巴黎，他说还见到了亨利二世。

1557 蒙田进入波尔多最高法院工作。

1558 蒙田结识年长三岁的艾蒂安·德·拉博埃西，两人成为莫逆，虽相交仅六年（其中两年还不在一起），拉博埃西的斯多葛思想对蒙田的影响殊为重大。

1559 波尔多郊区发生毁坏圣像事件，最高法院下令组织一次赛神会，活活烧死一位波尔多富商皮埃尔·富热尔。那时波尔多城里有七千名胡格诺（加尔文派教徒），阴谋、暴动、处极刑常有发生，直至1562年1月颁布宽容法令，局势开始好转。

蒙田到巴黎上朝，陪同亨利二世国王巡视巴黎和巴勒杜克。

1561 再次上巴黎。波尔多最高法院交给蒙田一个任务，解决居耶纳省内非常严重的宗教纠纷。蒙田在巴黎住了一年半。有人猜测，但没有证据，这是蒙田欲实现政治抱负但最终失望的时期。

1562 1月17日颁布宽容法令，允许胡格诺派有集会的权利。波尔多高等法院勉强接受。巴黎高等法院6月6日要求它的成员宣誓效忠天主教，6月10日，蒙田始终在巴黎，便在那里履行了这一仪式。10月他随同国王军队前去鲁昂，不久军队从胡格诺派手中攻下鲁昂。蒙田在城里遇见巴西土著民族。

1563 2月蒙田回到波尔多。8月18日拉博埃西在波尔多附近英年早逝。他遗赠给蒙田不少藏书和自己的著作,还留下色诺芬《经济论》、普鲁塔克《婚姻的规则》等译稿和自己创作的十四行诗。

1564 差不多全年阅读和注解尼古拉·基尔《编年史》。

1565 跟弗朗索瓦兹·德·拉·夏塞涅结婚。妻子是一位同事的女儿,比他小十一岁,给他带来七千图尔币的嫁妆。后来给他生了六个女儿,只有一个幸存下来。

1568 父亲过世。在他的五个儿子与三个女儿之间分割遗产。蒙田成了蒙田庄园的主人和领主。在继承问题上与母亲发生矛盾。

1569 蒙田贯彻父亲的遗愿,在巴黎出版了雷蒙·塞邦赞的《自然神学》译著。

1570 蒙田卖掉波尔多高等法院推事一职,到巴黎出版拉博埃西的拉丁诗歌和译著。第二年结成一集问世。蒙田在拉博埃西作品的每一卷上都题辞献给一位重要人物。

蒙田第一个孩子出世,是个女儿,两个月后天逝。

1571 蒙田三十八岁,退休,他在书房里的一篇拉丁铭文,可以表明他当时的心志。

“基督纪元一五七一年,时年三十八岁,三月朔日前夕,生日纪念,米歇尔·德·蒙田早已厌倦高等法院工作和其他公务,趁年富力壮之时,投入智慧女神的怀抱,在平安与宁静之中度过有生之年。他住在祖先留下的退隐之地,过自由、宁静、悠闲的生活,但愿命运让他过得称心如意!”

蒙田被法国大使德·特朗侯爵正式授勋为圣·米歇尔勋位团骑士；9月9日被查理九世国王任命为王宫内侍。10月28日，女儿莱奥诺出世，这是蒙田六个女儿中唯一活下来的孩子。

1572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。拉罗歇尔叛乱；内战打得正酣，蒙田开始撰写他的《随笔集》。同年阿米奥翻译的普鲁塔克《道德论集》出版，成为蒙田的案头必备书。

《随笔集》第一卷大部分成于1572—1573年。蒙田想到的主要是军事政治事件。他大量阅读杜·贝莱兄弟的《回忆录》，吉夏当的《意大利史》，塞涅卡的著作也是他的床头书。

1572—1574 法国内战。三支王家军队向新教徒进攻。普瓦图军由德·蒙邦西埃率领，驻扎在圣埃米纳，蒙田随同居耶纳省天主教贵族加入这支军队。但是没有打起来，因为新教派领袖拉努拒绝作战。蒙邦西埃派蒙田去波尔多高等法院，要求法院下令采取措施作好保卫城市的准备。

1573 蒙田的第三个女儿安娜出世，只活了七个星期。

1574 蒙田的第四个女儿出世，活了三个月。5月11日，蒙田在波尔多高等法院王室成员面前转呈德·蒙邦西埃公爵给朝廷的奏折，然后作了一个长篇发言。

拉博埃西的《自愿奴役》被人塞入卡尔文派一本小册子《法国人的闹钟》出版。文章匿名，内容也遭篡改。

1576 蒙田命人做了一块铭牌，一边是蒙田纹章，环绕圣米歇尔的圆环，一边是一座横放的天平，上刻1576年日期，他的年纪四十二岁，还写上皮浪的格言：“我弃权。”

他写出一部分《雷蒙·塞邦赞》。

1577 蒙田的第五个女儿出世，活了一个月。

11月30日纳瓦拉国王封蒙田为王宫内侍。

1577—1578 蒙田患上肾结石症，他的父亲和祖先也曾患过这个病。肾结石、痛风或风湿病使他终生受苦。

《随笔集》第二卷的大部分是这时起至1580年写成的。

1578 2月25日，蒙田开始详细阅读恺撒的《内战记》和《高卢战纪》，五个月间作出许多注解。

不久后，他又阅读博丹的《共和国》。但是他时常翻阅的两部著作是塞涅卡的《给卢西里乌斯的书信》，普鲁塔克的《名人列传》和《道德论集》。尤其普鲁塔克是《随笔集》的源泉。

1580 3月1日，《随笔集》在波尔多出版，第一版分为两卷。之后，蒙田去法国、瑞士、意大利等国旅游治疗。在巴黎，蒙田把《随笔集》献给亨利三世。

8月，蒙田参加费尔围城战。在多姆雷米，拜会圣女贞德家族的后裔。

12月29日在罗马晋谒格列高利八世教皇。

1581 9月7日，蒙田尚在意大利逗留，消息传来他当选为波尔多市长，任期两年。他准备行装回国。

1582 德·杜在他的《历史》一书中说他“受惠于米歇尔·德·蒙田之处甚多，他那时是波尔多市长，待人坦诚，反对任何约束，从不加入阴谋集团，对自己的事务非常熟悉，尤其对他的故乡居耶纳省的事务有深刻的了解”。

《随笔集》第一、二卷修改增补后再版，主要添加了意大利诗人的章节和对罗马客居时的回忆。这一版本在波

尔多还可看到。

1583 蒙田再次当选为波尔多市市长，任期两年。在第二次任期中，内战和瘟疫都蔓延到佩里戈尔地区、阿基坦省。

他的第六个女儿玛丽出世，只活了几天。

1584 6月10日，亨利二世国王的最小儿子安茹公爵逝世，使那瓦尔的亨利成为王位继承者。

8月1日，蒙田开始他第二个市长任期。

12月19日，那瓦尔国王到蒙田，驻蹕在蒙田城堡，由城堡里的人侍候，到了夜里就睡在蒙田的那张床上。

1585 科丽桑特成了那瓦尔国王的情妇，蒙田撰文《美丽的科丽桑特》，劝她“不要让热情损及王上的利益与财富，既然她愿为他做一切，要更多看到他的好处，而不是他的怪脾气”。他还努力促进那瓦尔国王和德·马蒂尼翁元帅的相互了解。马蒂尼翁是居耶纳省总督，对法国的亨利三世甚为忠诚；那瓦尔国王是居耶纳省名义上的总督，认为他们两人过于接近。

6月12日，经过蒙田的斡旋，那瓦尔国王和马蒂尼翁元帅见面。

同月，波尔多市爆发瘟疫，居民大撤离。蒙田带了家人离开蒙田城堡。他的市长任期到7月底为止，7月30日在瘟疫尚未殃及的弗依亚，完成他最后的职责。

1586—1587 阅读大量历史书籍。开始撰写《随笔集》第三卷。

1588 2月16日，蒙田上巴黎去出版第四版《随笔集》，到了奥尔良附近维尔布瓦森林里，被蒙面的神圣联盟分子抢劫。随后他们又把衣服、钱和书籍（其中肯定有

《随笔集》的原稿)还给他。后来蒙田在信中向马蒂尼翁讲起这件不幸的事,和《随笔集》中的叙述有些出入。这件事的过程好像事后经过他重新编写的。

德·古内小姐跟母亲住在巴黎,对《随笔集》的作者深感钦佩,听说蒙田在巴黎,请母亲前去代她表示仰慕之情。第二天蒙田到她家拜访,开始了他与“义女”的长期来往。

5月12日,巴黎发生暴乱,设置街垒。亨利三世离开巴黎,忠于他的贵族随同撤离,其中有蒙田,一直伴随国王直至夏特尔和鲁昂。

6月,《随笔集》出第四版,也有称第五版的,有六百多处增注。

7月,他回到鲁昂,住在圣日耳曼郊区,风湿病发了三天,10日下午3—4点之间,蒙田被巴黎来的军官逮住,押往巴士底狱,这是出于艾勃夫公爵的指使,他要拿他当人质,因为他的一名亲戚被亨利三世关押在鲁昂。当天晚上,卡特琳·德·美第奇王太后下令放他自由。

10月,蒙田作为旁观者参加布卢瓦市三级会议。在德·基兹公爵遭暗杀后,他离开该城市。

1589—1592 蒙田阅读大量历史著作:希罗多德、狄奥多洛斯、李维、塔西佗和圣·奥古斯丁的《上帝之城》。还有他始终极感兴趣的美洲和东方历史。

1589 8月2日,亨利三世逝世。

1589—1592 这时期,蒙田准备新版的《随笔集》,增添了一千多条内容,其中四分之一涉及他的生活、情趣、习惯和想法。撰写《随笔集》二十年来,这部书愈来愈带个人生活色彩,趋向内心自白。蒙田在写《随笔集》的同时敞

开自己的胸怀；他写书，书也塑造了他。

1590 6月18日，蒙田给亨利四世写了一封优美的信，似是他的政治生命的遗嘱。

7月20日，亨利四世从圣德尼军营给他写信，希望蒙田在他的身边担任职务。

1592 9月13日，蒙田在自己房里，面前弥撒还在进行时，咽息离去。葬在波尔多斐扬派教堂。

1595 蒙田夫人和皮埃尔·德·勃拉赫交出蒙田作了增注的《随笔集》样书，这份稿子经德·古内小姐整理后，交给朗格里埃出版社印成精美的版本。

1613 约翰·弗洛里奥将《随笔集》译成英语。

1619 艾蒂安·帕斯基埃的《书信集》中，有一封写给贝尔杰的长信，提到亨利四世时代的人对《随笔集》的第一次深入的评论。

1633 马可·基那米把《随笔集》译成意大利语。

1655 据估计，在这个时期，帕斯卡与德·萨奇的《对话集》中提到蒙田，但是这篇文章的真实性尚有待探讨，因为只是在18世纪拉封丹的《回忆录》中有这样的记载。

1666 王家码头学派猛烈攻击蒙田，出现在大约是尼科尔的《逻辑》一书中。这是反蒙田思潮的信号，这个思潮自后持续了半个世纪。

1669 《随笔集》分三卷在巴黎和里昂的两家出版社出版。

1674 马勒伯朗士在《寻求真理》一书中对蒙田进行强烈的批评。

1669—1724 蒙田作品销声匿迹的时期。从1595—1650年，《随笔集》平均每两年出一版，在这五十六年间，